

藍圍巾

著等夫列勃索 · L
譯 等 盾 茅



行 印 衣 皇 光 文

蘇聯文學叢書

藍 圍 巾

Л. 勃列夫等著

茅盾等譯

文光書店印行

蘇聯文學叢書

藍 圍 巾

版權有所★印翻不准

基本定價三元正

著者 L·索勃列夫等

翻譯者 茅盾等

主編者 曹靖華

編輯及
發行者 中蘇文化協會
編輯委員會

總經售 文光書店

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

民國三十八年六月二版(滬)

總 8177-36

文叢 7 (92P.) 3000

目次

藍圍巾.....	茅L	• 索勃列夫	譯.....	一
狙擊兵.....	茅L	• 索勃列夫	譯.....	一五
紅星.....	孫伊	凡	漳	勒
南下.....	曼M	• 邵洛霍夫	斯	譯.....
意志.....	張V	• 克特琳斯卡亞	郁	廉
老夫子.....	張K	• 費恩	郁	廉
妻子.....	靖E	• 柯諾寧科	華	譯.....

藍圍巾

索勃列夫作
茅盾譯

這位飛將軍姓甚名誰，在什麼地方我遇見他——在奧特薩呢，列寧格勒，或者塞伐斯托波爾，——這都不關重要。我要告訴諸君的，也不是他的英勇的勳業，而是他這勇敢精神是怎樣生長的。

戰鬥機羣正將落地，在繞着圓圈。其中一架飛機的駕駛座，飄揚着一條長的藍圍巾。我立即回憶起來幼年時代讀過的，關於騎士的故事。也就是這樣的罷，渾身甲冑的騎士亮着寶劍，馳馬赴戰，繞在他臂上的是一條艷麗的輕綃的圍巾，這是他意中人的珍貴的旗幟，他要佩帶着去取得勝利，或是遭遇了不測。對於自己這浪漫蒂克的遐想，我笑起來了。凡是飛行員頸上都圍着絲巾，爲的是要減輕他們那飛行衣領口的摩擦。自然，當作戰的時候，那圍巾是解去

了的。

可是事實當真如此。在襲擊了敵人而歸來的途中，遇到了「梅塞爾希米特」機羣的攔擊。蘇維埃的機羣被四面包圍了，而那少校，蘇維埃空軍中隊的指揮官，他的圍巾，却不會解去。少校射中了一架敵機，但爲的急于要赴援本隊的人；不能確知那敵機究竟毀了沒有。而當追逐另一架敵機時，少校發見了敵人的一個新的機場，現在他向聯隊司令提議，明天拂曉他們去把那機場上的敵機掃蕩一番。

蘇維埃的飛機都停放在安全的掩蔽處所了，（火線是近在前面），我們都進了地下室。我笑着將我臆想的騎士和美麗淑女的故事告訴了少校。他抬頭朝我看，爲了吹風和戰鬥，他的眼還是紅光閃閃，他微微一笑。這時候，沒有戴鋼盔，他那嵌在那圍巾的藍色軟框內的臉孔，在我看來好像更是蒼老些。看來少校是四十以上的人了。

進食的時候，大家談着剛才那一次空戰，有人斷言被少校射中的那架「梅塞爾希米特」確實是墜地燬掉了。于是大家又想起少校那不解的圍巾，而少校成了戲謔的標的。

「將來有一天，您這圍巾會把您從駕駛座上拖出來，像一頂降落傘，」上校開着玩笑說。「您要那樣一整匹的布到底是幹麼的？」

「這是舒服的，」少校回答。「您的頭可以在裏邊旋來旋去，像個軸頭。」

「密洛諾夫飛行的時候，他的頸子上只圍了差不多跟襪子一樣的一塊。幹麼您不把您那大傢伙分一半給他呢？」

「一個人不能將一個誓言分裂為兩半，上校同志，」少校說，一半開玩笑，一半認真。「我還想設法用針子怎樣把它扣起來。」

「上校同志，在他看來，這簡直是一道神符呢，」密洛諾夫笑着說。「少校是睡覺帶着牠，打仗也帶着牠，洗浴也帶着牠的。您應該知道：一個老空

軍……」

命令要他們在翌晨五點鐘出發，因此飛行員們都趕早好好地睡一晚。我睡在少校旁邊。爲了使得自己舒服些，他真個解下那圍巾，小心地摺疊起來，放在臉下。

桌子上點着一盞燈。燈的火焰時時從玻璃罩的長頸內跳射出來，而且我能夠聽到沙土撒在地下室頂板上沙拉沙拉的聲音。飛機場又在猛烈的炮火之下了。習慣了這催眠曲的飛行員們，都在安靜地睡眠，有人鼾聲大作，蓋過了炮彈爆炸的聲響。

那圍巾擦着我的面頰。似乎有一種淡雅而有醉意的，幾乎覺不出的芳香，從這圍巾飄散出來，而我的想像又活動起來。從這圍巾的絲質的褶縫中，青春在沁滴，光景這圍巾曾是搭在嬌小的少女的肩頭的。而且我以為無可置疑的，這一道神符乃是某一位姑娘對於少校的豪健和英勇（這刻鏤在他那鎮靜的臉上

就同刻鏤在大理石上一般），表示戀愛的禮物。我能夠想像到他們最後一次的會見，她的顫抖的朱唇，含淚的睇盼，我好像聽到充滿希望的慰藉，山盟海誓的纏綿悱惻，——我全心全意能夠理解，一個年事稍長的男子漢和戰士當被少女的戀愛的柔情擁抱了時，如何會以極端的謹慎來守護這樣一道神符，而且相信這神符是威力無比的。

我支着臂肘抬起身來。少校睡的正酣。他那平靜而有倦容的面孔和我想像出來的故事頗不相稱。這是一張軍人的樸實的面孔，一個忠厚的空軍人員的面孔，他從預備役又回到現役服務，即使是最浪漫蒂克的少女怕也未必能夠在他身上喚起了這樣的閑情逸致。大概這一定是另一回事。于是我記起吃夜飯的時候怎樣他提到當他被調來這一聯隊的當兒他曾經設法請假回家去一次。可是他沒有找到家里的任何人。他家所在的那個市鎮很吃緊，人都跑個一空。

我想像着，如何他走進那一切對他都很熟習而已空空如也的寓所，一切東

西都使他憶起他所最親最愛的人們，但一切已是冷酷而虛空，一切東西都因爲主人的匆促離走而弄得雜亂無章，從這來的只有回憶的陰影——平靜生活的回憶，前途有望的牛活的回憶，溫柔和暖的家庭生活的回憶，而這一切他不會再找得了，或者是不會馬上再找回來了……我好像看見他站在房中心，茫然四顧，他咬緊着嘴唇，而也許，悲憤的淚含在他眼中。而于是我又好像看見他靜默地拿取了首先一眼瞥見的東西——一條藍色的圍巾，煙雲似的過去生活的鬼魔。

也許我還想像出別的一些變化，可是那少校動了一下而且睜開了眼睛。

「那傢伙打的呼魯真那個！」他見我沒有睡就這麼說。「這比炮火的聲音還難受些，我賭咒這比……」

打鼾的是作戰疲勞過度的阿薩列昂志。每次來了一下特別響亮的呼魯以後，便有剎那的靜默，似乎他自己聽着也在吃驚了。但是接着如果有一顆炮彈

在近處爆炸，阿薩列昂志那就像什麼受驚的巨獸似的渾身一跳，於是呼魯的音樂又再繼續。

「沒有用的，我不能睡了，」少校嘆口氣說，「我們來抽一口煙吧。」

我們點着了煙捲，隨即頭碰頭的開始了悄悄的談話，那是既非那炮轟，亦非那炮彈的爆炸，又非那阿薩列昂志的打鼾所能擾亂的。

在打仗以及經常準備打仗的時候，軍人們決不談論他們的內心的情緒。他們的情緒深深埋藏在內心，像無價的珍寶。但心是活着的，心亦有憂傷，心亦渴念一吐其隱私，這些隱私從不在人前宣露。而于是，像這樣地偶然和一個來客，偶然相識的來客，在這樣一個四面全是爆炸的炮彈的吼聲的地下室，在夜間正當出戰之前一刹那的戰壕，在河邊已經進入了戰鬥的船裏，兩個人靜靜地談話，其中一位也願意聽個通宵，這時候，人們的深閉的心可就熱忱地信賴地開了門了。新的光明射到了他們心的美妙，而祕奧的深處，也射到了他們的事

業上。蒙在英勇主義的生長上面的幕布揭開了，而你明白了對於敵人的憎恨是什麼一個意義了。

和事實一比較，我的浪漫蒂克的猜想就見得蒼白無色了。事實是壓根兒簡單得多，可也慘酷得多，尖刻得多。

戰爭爆發的當兒，少校在波羅的海服務。從後備役徵調了來，他立即被委以防護愛沙尼亞某一小鎮的任務。在這鎮上，舊式的對於德國人的觀念還很堅強，沒有人認真相信德國會轟炸和平的城市。因此，在那美麗的海濱沙灘上，游泳海浴人們的赤裸的身體會從早到晚拍水有聲，而從空中看下來，突然就像一片玫瑰色的泡沫從海中滾向沙灘去。少校的工作是在這鎮的上空巡邏，保障着居民的安全，他的眼睛尖銳地搜尋着敵人。天空蔚藍而彌澄，海是溫暖而嬌愁，沙灘是熱惹惹而澄黃如金。

剛巧是星期日，六月二十九。少校瞥見左方有一架「容克」在海的上空就趕

快追上去。然而運氣不好。法西斯的鎗手一彈射中了少校的油箱，少校不得不降落。「容克」逸去，少校能夠看見爆炸的黑煙一朵一朵蕈子似的在市鎮內往上冒，小而可是清晰，牠們一個個起來，隨後便捲成爲一片烏黑。

于是那「容克」轉身飛向海濱，向沙灘俯衝，——人身的玫瑰色的泡沫，急往海中湧。「容克」上所有的機關鎗一齊開火，照準了那些赤裸裸的婦女和兒童們掃射。這些老實的人們想以海爲隱蔽，好像海水能夠阻擋鎗彈似的。他們浸進水裏去，打算這就不被看見了。然而那「容克」作了第二次的進攻，于是那些人們的波浪又從海中湧上沙灘，在那些花花綠綠的大傘底下，帳蓬底下，以及天幕底下，找到躲避，他們深陷到軟沙中去，像一些大的不動的水滴。

憤怒到不能自制，少校向着那黑點——那「容克」，不斷地作無效的射擊。最後，他的發動機停止了，這才他回復了神智。

現在他只能降落在沙灘上了。少校將他的機頭朝着沙灘的方面，可是沙灘

上佈滿了婦女和兒童的身體。完全無保護的人類的赤裸肉體，不動而可怖，都躺在沙灘上。少校末了在沙灘的真正的邊緣上這才找到了降落的一片乾淨地。

他從駕駛座跳了出來，惘然走着，就會跌倒似的。一片血霧在他眼前飄浮。什麼也看不見，什麼也不知覺，他走着，像一個失魂的人，也不知是走在那里，直到脚下絆了一下，他這才朝地瞥了一眼，可又立即縮身後退。

在他面前，躺着一個年青姑娘的側着的身體，她的頸歪在肩上。太陽光落在她的柔滑的皮膚上，金黃黃地，一抹淡影映出她的未曾十分發育的胸脯。在她腰間，有一道狹長的血帶，上延至胸部，——這是一排子彈飛快地穿過她的腹部留下的創口。她那向外洒開的手內，揪着一條輕綃的藍色的圍巾——她唯一的甲冑與防護物——她曾經在逃跑的時候想用這來保護她自己。

少校拾起了這藍圍巾，小心地板開了她那還是溫暖的手指。于是，手擎着這圍巾，眼望着佈滿沙灘的兒童，婦人和少女的屍身，他默默地起了一個誓。

他並沒有告訴我他起的誓。然而每一個有人心的人會了解他所說的，而且將終生記住。

「我帶了這圍巾睡覺，這樣即使在睡中我也不會忘記了這仇恨，」少校說，坐了起來。

他解開了那圍巾。這巾的沉甸甸的流蘇好像被編組過。我再一細看。原來流蘇上打着水手結，——堅實而精緻的圓球兒，——而另有些流蘇則編成辮形，一共是六個結，八條辮子。一面還在談話，一面少校就開始在這圍巾上編一個新的編辮子。

「這是今天的梅塞爾希米特，」他嚴肅地說。「結子是轟炸機。可你千萬不要告訴任何人。他們會笑起來說少校得了新玩意……」

他不作聲了，忙着編織那流蘇的絲線。當他終于抬起頭來時，我被他臉上的表情嚇了一跳。

「不是，這絕對不是玩意兒，」他柔聲說。「直到我把這流蘇的每一根線都編完了時，我還是常常看見在我眼前的那一片沙灘的……我見了『容克』永遠不饒過……哦，喂，莫斯科有什麼新聞？……」

準準五點鐘，整個聯隊升空出發，去轟炸那少校指出來的敵人的機場了。飛機一架接一架升入黑暗的天空，看着他們跟在少校的領隊機後面所排成的精緻的隊形，委實使人驚歎不置。

一小時又半以後，飛機們回來了，同樣整然地一架接一架降落。由於這壯烈的襲擊而興奮着的飛行員們，聚成一大堆互相訴說他們的故事。一切都進行得美滿：極端地準確，少校率領整個聯隊，低低掠過森林，直奔敵人的機場。德國人甚至不及開火。黎明以前的昏暗被掃光了，一切東西開始爆發炸裂，大火起來了。沒有一架敵人的飛機能夠起飛。第二次第三次的攻擊把機場上所有的飛機都炸掉。一共是九架轟炸機，戰鬥機是八架。

少校還沒回來。後來終於出現在上空。他飛來了，又是從他的駕駛座上揚着那飄飄的長旗幟，而且顯然不是胡扯，汽油告罄了。他設法捱到了機場，然後落地。我們跑去接他。那藍巾軟鬆鬆地垂在駕駛座旁，上面有血跡一大灘。

「上校同志，」少校說，身子沒有動一動，「我想你得扶我一下罷。沒有什麼，我的肩……而且也有些在我腿上。」

當他們跑去弄担架來的時候，他報告上校說，他瞧準了有五架「梅塞爾希米特」在左方，他就飛去迎擊，因為在機場上一切都在「正常地進行着」。自始至終，他攔住牠們，不讓牠們過來打擾那破壞目標的工作。

人們將他扶到担架內，我注意到他的驚訝的目光。我從地上拾起那圍巾來，給他放在他的担架上。我緊緊抓住了他的手。

「到你好全以前，少校，你可是有不少的工作要做了，」我低聲對他說，